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 第八回 喬巧匠揭曉過橋路 唐婁子探寨被包圍

唐鐵牛使「邪招兒」請出了喬能，他一再給喬能賠罪。喬能一看事已至此，也只得跟他們走了。老爺子把刀插到背後，跟著他們兩人，就來到公館。

周景龍聽人一稟報，帶著手下軍兵校尉迎接到大門以外。老爺子喬能聽唐鐵牛一介紹，忙拱手施禮說：「安撫使大人，我喬能有何德能，勞您大駕出迎，老朽請罪了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老人家不必如此，快請裡邊敘話。」

周景龍把老爺子接進了公館的客廳，叫老人家請坐。喬能當時謝坐，狀元命人獻茶。老頭兒安撫使大人對他以禮相待，頗受感動，心懷感激地說：「大人，你們對我一山野村夫，待如上賓，真使我感激萬分，我喬能實不相瞞，藏軍山上的大寨主金翅大鵬蓋世英跟我是刎頸之交，別看他響馬，但我認為他是響馬中的豪傑，綠林裡的英雄，他是一個好人，他跟我曾談過他的出身經歷，那也是一條血淚斑斑的道路。他是被貪官污吏、世道不平逼的，才走上了這條為人不齒的危險道路。這人重義輕財，濟困扶危，不做傷天害理之事，我們兩人來往有過幾年時間，他待我視如弟兄，他怕官府拿他，所以叫我給他動腦筋，修下這座飛雲橋。橋上的銷簧埋伏都是我給他設下的，主要為了防衛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老人家，聽說山上還有許多埋伏，九溝八岔十二條路，有生路，有死路，錯走一步，有性命之危，這個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「山上的我不知道，因為他的朋友很多，都是大家幫他弄的，我只給他修了這座橋。這次唐、徐二位到鄙莊去找我，我為什麼要裝病呢？因為這橋修完之後，只有我們兩人知道，我不能給他洩露了機關，機關一漏，對他不利，這樣做我對不住朋友。綠林中人多心狠手黑的主兒，蓋世英雖然不會置我於死地，而他手下的人恐怕就要暗殺於我，我只好裝病，我不能說話了，也就不介入這件事了。可沒想到唐都尉想出那麼一個招術來，到底還是破了我的招術。」

周景龍聽到這，也沒明白唐鐵牛用的什麼招術。喬能說：

「最近藏軍山來了不少不三不四的人，附近村莊不少良家婦女，死的、失蹤的，接連出現，這幫人作惡多端，已經引起了民憤，我何嘗不願意有人平山滅寇呢？你們到此，正是和民心順民意之舉，如今安撫使大人又是如此重看老朽，我情願冒全家之危險，為大人盡微薄之力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老人家，您放心。你全家老小一切的安全由我包下。」

「謝謝大人。你們拿張紙來，我馬上把橋圖給你們勾畫下來。」

有人急忙拿過一張白紙和筆墨，老頭兒提筆在手，畫出一張橋圖，指給他們如何如何走法。大伙看著，上橋之後，橋上有兩色釘子帽，有黃的，有黑的。要是同時出現兩樣，有黃的，有黑的，就走黃色釘子帽，不走黑釘子帽；要是全是黃的或全是黑的，就走雙數的，不走單數的，走雙的就沒事，走單的就有銷簧埋伏。這件事兒很簡單，窗戶紙兒一樣，一捅就亮。可不知道的，費盡心機也難解這個謎。」

周景龍見喬能把飛雲橋橋圖全部畫出，忙說道：「多謝老人家，請您到側廳休息，已備酒席款待。您的老小全家，我自當派人保護。」

老頭說：「謝謝大人。」

天黑了，周景龍把弟兄們召集到行轅大廳，燈光下，按照橋圖研究了一番，大伙議定，第一步先把百尺竿頭懸掛著的阮英的首級取回，然後再準備過飛雲橋，平山滅寇，給東京汴梁去奏折，調軍隊圍困藏軍山。商量第一步，取阮英的首級，打算派幾個人去，此時王明、王亮自報奮勇，「狀元，我們二人願去把阮英的人頭取回。狀元，這是用得著我們的地方，我們哥倆就是粉身碎骨也願效犬馬之勞。」花雲平說：「這事應該我去。」「哥哥，我去得了。」金貴也要去。唐鐵牛說：「我去。」其他人也要去，周景龍說：「不要再去了，就你們五個。金貴呀，你最小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」

「沒事，我還會點水呢。」

「聽說水裡也有埋伏兵器。」

「那不要緊，我眼睛也好使喚，我不怕。」金貴、唐鐵牛、花雲平、王明、王亮幾個人換好了夜行衣，離開了公館，直奔藏軍山來了。

來到藏軍山飛雲橋的西邊，遠遠就聽見那河水嘩嘩作響。金貴說：「我帶路，萬一掉到水裡，我也沒事兒，旱地是我家，水裡是我姥姥家。」

「貴兒呀，三哥挨著你呀。」

「三哥你那麼粗，你要掉下去可別把我拐下去。」

「嗨！咱不是按橋圖走嘛。有釘子帽，走雙不走單呀，掉不下去。再說，要掉，你在前頭先掉，三哥有分量，一把就把你抓上來了。」

「老頭兒畫的那玩意兒也不知是真的假的？」

唐鐵牛說：「你別胡說八道，老爺子是好人，絕不能騙咱們。」

金貴在前頭，唐婁子第二，花雲平第三，王明、王亮後邊跟著就上了橋。按老爺子告訴的走法，果然太平無事。過了飛雲橋，來到東面，再看了旁邊那百尺高竿，竿子自然立著，只是上面的燈籠、人頭都沒了。「嗯？」唐婁子知道，他來過一趟，這地方晚上有燈啊，今天晚上怎麼燈也沒啦！人頭也沒啦！金貴低聲說：「不是說人頭在這掛著嗎？」

「是呀！沒了！」

花雲平說：「怎麼辦？他們是不是覺得在這掛好幾天了，拿下去給埋了，或是扔河裡了？」

唐鐵牛說：「這可說不准，他們說不定把腦袋拿下去怎麼給禍害呢。」

「三哥，咱們是回去？還是上山呢？」

唐鐵牛說：「雲平啊，我看咱們今天來了，沒找著人頭，等於白來一趟。我看咱們先別回去，今天聽三哥的，三哥來過一趟，裝過田大夫，上山。我告訴你，雖然過了飛雲橋，可山上有活路有死路，滾腳木，砸腳石，翻板，滾板，梅花板，毒藥弩多到處都是，說不定從哪射出一支箭來，只有三哥我能領你們過去，我來過一趟心有成，這有個大楊樹，順著它往南走就沒錯，這條線路我來回走了兩趟，我熟。咱們進他的南寨門，探探他們在幹什麼，把阮英的人頭給弄哪去啦！要順手的話，咱們還許把他們的山寨給打破了呢！那就省得再發兵了，跟我來。」

唐婁子帶路，後邊幾位緊緊跟隨，順著這條路往南上，就繞到南寨門的附近，不能直接走寨門，那兒有人把著，寨門雖然關著，可上頭有人。

他們靠西一點兒，找個僻靜所在往一塊一湊，唐鐵牛低聲說：「怎麼樣？沒出錯吧？我認道兒。」

「你別說，三哥還真有兩下子。」

「那敢情，現在咱們就不走寨門，走寨牆啦。」

花雲平從身上拿出一條攀牆索，噱——往上一扔，「喀嚓」，把上邊寨牆的邊緣地方就給抓住了。攀牆索就像五齒鋼鉤，又像人手，一抖就開，碰著硬物就合攏。雲平腳下一蹬，用手一拽，結實了：「誰先上？」

「行了，老七，你先上吧。」

「那我先上了！」噌噌噌，花雲平抓著攀牆索就先上去了。他用手一擺，緊接著金貴、王明、王亮、唐鐵牛等就全上去了。來到頂上一看，黑咕隆咚，就寨門那兒有一盞燈，那有人把著。聽遠處梆聲正響，那是巡山的更夫。「快下去！」花雲平把攀牆索起下來，揣進兜裏，噔噔噔，幾個人就跳下來了，找個僻靜的地方又聚在了一起。

唐鐵牛說：「幾位，咱們五個人一伙，行動起來不太方便，這回咱們兵分兩隊，分頭去找阮英的人頭，捎帶著探探他山裡的情況，寨內沒什麼埋伏，天亮前，咱們都順原道趕回，咱們自己人，以三擊掌為聯絡暗號，沒事兒別瞎拍，讓山上人知道了，咱們就別想下去了。」

大伙說：「好，聽你的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現在聽我吩咐，王明、王亮和花雲平，你們三個一伙兒；我跟金貴一伙。」

金貴兒說：「三哥，你就愛跟著我。」「嗨！老九哇，你太小，三哥不放心，三哥跟著你，你有便宜占。」

「好了，三哥，咱們先怎麼走法？」

「咱們哪！先奔他的中山寨聚義廳，看看賊窩裡幹什麼呢！咱們占兩面房脊，便於觀看，加點兒小心啊，走。」

蹭蹭蹭，他們就上房了。滾脊爬坡，躡房越脊，就來到中山寨聚義廳。兩伙人各在東西房脊上一臥，往大廳裡觀瞧。大廳門簾高挑，裡邊擺著四、五桌酒席，上面坐著的這個人，雲平一看就敢肯定這人是蓋世英。他聽人說過，這人藍臉，紅鬚鬚，頭上戴六稜紫色抽口壯帽，迎頂門倒拉三尖茨菇葉，左鬢邊戴一朵守正戒淫花，八個花瓣，一個花瓣一個字：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禮、義、廉、恥。綠林英雄講究：戴花不採花，採花死在亂刀下。身上穿著一身醬紫色的短衣，背背護手鉤，外單紫緞大氅，繡著竹、菊、蘭、梅。他正喝著酒，手裡拿著一把桑皮紙的折扇，周圍這伙人，划拳行令，吆五喝六。挨著他上手坐著的這位，一身粉綾緞的短打，貌如處子，左耳朵上戴著一個小金圈。花雲平想，雷霆和我說過，耳戴金圈的就是鑽雲燕子奚金哥。就看旁邊的也不知是誰站起來說話了：「大哥，今天晚上我們得好好喝幾杯，因為殺您兄弟的仇人死了，這阮英的腦袋在高竿上掛了這麼多天，他們連一個敢來取的都沒有，可見阮英的伙計都是些草包飯桶而已。」

蓋世英說：「潘亮，那阮英的人頭取下之後，你保存在何處？」

「就在我的床下放著呢！」

「你去把它取來，我要把它重新安放在妥善之處，過兩天，要給我胞弟蓋世英雄超度亡魂，我要用阮英的人頭靈前祭奠。」

那個被呼作潘亮的人說：「好，我這就去取。」

花雲平心想：我以為他們把人頭扔到河裡或是埋了呢，鬧了半天他們還留著哪。怎麼這麼寸，我們剛來，他就去取人頭，正好，我在後邊跟著他，劫取人頭，回轉安平鎮。

這時候，就見那小子背著單刀，搖搖晃晃地走出了大廳，哼哼咧咧地向後院走去。雲平一想，我跟著他，不能讓他把人頭拿到聚義廳。想到這，花雲平從房上輕輕跳下，躡足跟蹤，跟在這小子的身後，花雲平離他的距離也不過四五十步。雲平心裡說，看你上哪去取，只要看到阮英的人頭，我就取下你的人頭。花雲平人送外號「踏雪無痕」，腳底下特別輕，跟著他走來走去，往後邊走出老遠一段路，跟他的距離可就近了。前邊這小子走著走著，腳步放慢了，他突然一回身，刷！抽刀劈下，直奔花雲平。花雲平早有提防，刀在手裡提著，一看他刀劈來，「噹啷」，用刀一架，反手一刀，跟這小子打到一處。兩個人打了十幾個照面，雲平知道這不是久戰之地，長了會打草驚蛇，被前邊聽著。雲平上面用刀一晃他的眼睛，下邊使了個勾掛連環腿，「咕咚」就把這小子勾趴下了，「哎喲」他這一趴下，雲平舉刀就想把他刺死，可又有些猶豫：是把他殺了呢，還是問問他人頭在哪兒呢？就在這一瞬間，旁邊「嗖」的又過來一個黑影，「刷」的一刀向花雲平劈來，雲平趕忙往旁邊一閃，一看，是個大個子，有九尺開外，身上穿一身藍緞子短打，手裡拿的是一口象鼻子勾嚙刀，這刀又大又寬。「刷」，這口刀又橫向花雲平打來，雲平用刀一擋。這時候，剛才被踢倒的那個早已站起，衝上來，兩個人和花雲平打在了一處。他們正打著，王明、王亮、金貴、唐鐵牛已跟上來。唐鐵牛說：「倆打一個，豈有此理，上！速戰速決，完事好撤！」此時，山上響起一陣鑼音：「噹啷啷噹啷啷」，有二百多嘍兵把他們幾個人團團包圍。

忽聽有人有人喊道：「大寨主到！」金翅大鵬蓋世英，手中拿著桑皮紙的折扇，眾寨主眾星捧月一樣簇擁著他，就來到了唐鐵牛他們幾個人的跟前。此時那兩個人已跳出圈外。蓋世英說：

「你們幾個人是來探山的嗎？」

唐鐵牛從容不迫：「對，是探山的。」

「都報上名來吧！」

「你問誰吧？」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我呀？姓唐名鐵牛，大號唐永峰，外號金錢豹。你們別覺得高興，不光我們幾個人，我們來了三百多，小子，服綁吧。」

金翅大鵬仰天大笑：「哈哈，你倒會使詭詐之計，實不相瞞，幾位已經中了我的詭詐之計了，方才你們趴在房上，我就已知道客人上山，所以我暗地安排了取阮英人頭這樣一個詭詐之計，果然引出了幾位，不要動手了，請扔下兵器，等候綁縛。」

花雲平用手一擋唐鐵牛向蓋世英說：「大寨主，讓我們扔下兵器不難，我們得見識見識諸位的武藝，蓋寨主主要是覺得單打難以取勝，而以人多勢眾群起而攻之，我們哥幾個也要以死相拼，如果蓋寨主敢和我們單打獨鬥比試輸贏，我等則欽佩蓋寨主乃綠林豪傑。」

蓋世英說：「幾位如不被縛，我也無須興師動眾，單打獨鬥也足以使幾位放下兵器，眾位賢弟，哪一個先上？」

「我！」噌！一縱身，正是剛才穿藍緞子短打的大個子，手裡拿著象鼻子勾嚙刀，縱到了當中，「你們提出來的單對單，哪位和我走兩趟？」

唐鐵牛剛想過來，出人意料的是小金貴卻先過來了，「你們都先別打，我給你們頭前墊場，看我的，別看我小，人小心可不小。」

唐鐵牛貼近金貴小聲說：「老九哇，你的武藝我是知道的，可貴兒呀，我不放心哪！」

「三哥，我敢來就不怕，怕就不來了，你就放心吧，沒事兒。」

「行，老疙瘩，過去吧，三哥給你觀陣。」

金貴探臂膀，亮出小單刀，縱身就過去了，「來吧，咱們倆打。」

這大個子一看這小孩「嘿咻」就樂了，「啊！還來個小不大點呀。」一看他，頭縮日月雙抓鬚，前發齊眉，後發蓋梗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像個銀娃娃一樣，人常說王母娘娘打個盹兒，上方降下個左金童子兒。長的真不錯，不過，你是個短命鬼呀！今天到這來，第一個你就來送死了。「小娃娃！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好哇你大個娃娃，我叫金貴，外號水耗子。告訴你，我上外國盜過三寶，黃河套抓過活魚，知道不知道？」

「噢！你就是盜三寶的那個孩子呀！我問你你今年多大了？」

「十二了，小子，你多大了，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乃山上五隻鳳第一隻鳳——金頭鳳，鎮街虎，我叫武豹。」

「武豹？你在這高山上論武藝是幾等的？」

「我是高山上第四等的。」

「我是狀元府第九等的。我告訴你，我這個九等的，就是要打敗你這四等的。」

「哎嗨！」武豹心想，這小東西倒也會言語欺人哪！「小娃娃，你且過來，待我教你幾招兒。」